斜川公园里的醉石

□ 三水平阳

在庐山南麓渊明故里，说到“醉石”人们并不陌生，因为庐山市温泉虎爪崖下的那块渊明“醉石”早已让人耳熟能详。其实，在市区鄱阳湖畔斜川公园的山顶石体上，还有一块默默静敞千余年的渊明“醉石”，却一直少为人知。

1500多年前，陶渊明辞县令回匡庐故里之后，最早曾居住于庐山市（星子县）玉京山南的磨岭村附近。《星子县志》“玉京山，在县西七里，根连庐山。山疏：山当大湖滨，一峰苍秀，彭蠡东西数百里，云山烟水，名胜志云，南康城西五里有玉京山，亦名上京，有渊明故居。浩渺萦带，皆列几席前，奇绝不可名状。晋陶潜家于其下，诗云‘畴昔上京’指此。”早时的玉京山南，斜川而下，一派田园风光，清澈的溪水沿着宽阔的长虹港欢快流淌而下，与鄱阳湖飞舞交融。归隐田园后的渊明先生，沉醉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境界，时常饮酒当歌，与二三友人沿斜川结伴而游。其伫立于湖畔岸旁的磨岭之上，放眼眺望，斜川与鄱湖美景一览无余，激情写下了“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临长流，望曾城，鲂鲤跃鳞于将夕，水鸥乘和以翻飞”那传诵千古的《游斜川》诗篇。

位于庐山市区西侧湖滨大道彩虹桥旁，建于2010年的斜川公园，在建公园前，当地人习惯称之为汪家包（明清时期起曾称汪家岭、湾、凸等）。对于原有“磨岭”的称谓，我也是近些年才关注并知晓的。在斜川公园的东侧，现仍有部分原磨岭村蔡姓村民居住。我曾多次有意或无意的走入该村落之中，试图能从一些老者口中找寻下有关“磨岭”的记忆，但收效甚微。因年限久远或乡村人关注较少，个别老者只能回忆说，村里人对于湖畔的磨岭石山原称之为“汪家岭”，山上据说也有“日映斜川”之石刻，但如今不知所在。

斜川公园形如磨盘的山体，基本上由坚硬的石质构成。在山顶东侧的巨石上，有一南北朝向、酷似人形，且呈卧睡姿态的石刻凹面印像（醉石）。如人卧敞在其中，斜川景致尽揽眼中。未改建公园前，虽四周均可攀附而上山顶，但有两条显得特别的小道，一条由南并有酷似脚掌的石印踏步至石卧像脚下；一条自西面并沿石阶而上，西面开凿的石阶至今依然保存完好，但改造后均未形成上山之道。对于这幅石刻卧像等景观，自我十来岁登入此山起，便迷恋着那些传说故事里的浪漫而神奇，但并不知此凹陷酷似人像的石刻还与我们渊明先生《游斜川》有着醉卧之缘。

对于现斜川公园内这片“醉石”，《江西旅游丛书》中有着这样描述，玉京山“其南有一小山丘，下临鄱阳湖，形状如磨盘，俗称“磨岭”或“磨鹰岭”。其山顶有磨形巨石，石上凹陷处颇像人形，传说为陶渊明饮酒醉卧之处，俗称为“大醉石”。著名学者古层冰《隅楼丛陶谱考》载：“醉石，名胜志云，南康城西五里有玉京山，亦名上京，有渊明故居。”《庐山志》主编吴宗慈这样描述：“余访玉京山.....曰湖边醉石，其石高及丈，广约方丈三尺。上有凹处，恰卧一人。处之北略高，可忱首其旁。又有小坎，可置茶具及书。卧之，正望黄岩、马尾二瀑。与古氏所述、土人相传语合，窃意此为醉石。”

2012年，星子县政府便将此列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及陶渊明《游斜川》遗址，2018年庐山市人民政府在此立碑作为宣传纪念和保护。

“渊明醉此石，石亦醉渊明。”陶渊明一生学富五车，而多年官场规则的失意，又使他的内心深处充满着失落，“不为五斗米折腰”而愤然弃职后，终归隐庐山脚下，种田为生，醉酒吟诗。从陶渊明一生写下的田园及自然风光的诗篇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被誉为中国田园诗的鼻祖，在借酒消愁挣脱着心中烦郁的同时，也在积极追求着平等自由，向往和睦友爱，热爱自然及生活，这从他不朽的散文及诗作《桃花源记》、《游斜川》等文字中，更能清晰的让我们感受和领略着一个无限风光及美好的世外桃源。

关于渊明“醉石”的说法，无论是庐山温泉的醉石，还是斜川公园的那片醉石，总之，在我们研讨和宣传陶渊明思想及文化的同时，从陶渊明曾经醉卧休息过的这些“醉石”中，定能给予我们思想及灵魂的启迪，从中寻求和景仰生活情操的新境界，她是一块极品的思想与文化之石，定将久久被人们所弘扬和吟诵。

而今，走进已建造近十年的斜川公园，我们似乎有感凄怆，那新建亭台楼阁正渐破败腐烂；园前三面被泥屑填充的凹凸不平，四周被随意密集种植的树木及杂草遮掩的难见天日；那早年随园而私建的小庙台依然不动声色.....而令人欣慰的是，据悉斜川公园又次列入了改建规划，拟将园南筹建渊明纪念馆，园北拟建座幼儿园等。然而，不难想象，尽管这样改建的初衷是好的，而当一幢幢高大的“商品房”、纪念馆重新耸立在公园前之南面时，整座斜川公园也就更加被遮掩的奄奄一息了，斜川公园或许就渐将成为名副其实的“幼儿园”了，而选择于此建幼儿园又似令人困惑不解。如此时，当我们伫立公园的磨岭之上，陶渊明曾经那“临长流，望曾城”的斜川美景也将成为梦幻之境，而渊明是否也会感叹的远游他乡呢。

陶渊明《游斜川》成就了如今的斜川公园，构建了人们研习渊明思想文化之梦；公园顶上那片凹卧千年的渊明“醉石”，为斜川公园不愧增添了一份新亮点，同时也赋予了游人及学者们新的想象。如果我们顺着当初陶渊明的视觉，将斜川公园以北建成既避风雨，又静心陶冶的“渊明纪念馆”；将其南面建成一大型的陶渊明纪念、宣传及休闲广场，那该多风光旖旎，渊明先生如泉下有知，一定会倾慕和赞美地诗兴大发，故里庐山多美好。

陶渊明游斜川已逾千年，他生为国忧，心为民忧，情在斜川悠的民族气节及精神情怀，千年来依然烁烁生辉，斜川万里；“归去来兮”，走进“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的桃林及斜川，品味着渊明诗文的浪漫及韵律，遥想着故里美味“醉石”的芳香，真的让人心旷神怡，回味衷肠。

庐山天下悠，渊明“醉石”扬。走进中斜川公园，随着渊明心旷的脚步，登磨岭享醉石神韵，望斜川美景，临鄱湖清波，尽情分享秀美庐山那一望斜川的悠然风光。

古道记忆

□ 刘瑞华

国家AAA级森林公园上十岭，是赣北彭泽县境内一块还没有被侵犯的处女地。这里山清水秀，古木参天，绿树成荫，优雅可人。

带着夏日的热情，彭泽县作协采风团一脚踏进位于上十岭林森叶茂，浓阴下的小山岭瓷茶古道。

这是一条极为普通的古茶瓷道路，在崎岖的丘陵山凹中蜿蜒向上，直指远方。古老的岩石上面残留着旧时独轮车轧下的深深印记，满目沧桑，满眼凄凉。车辙印深深地刻入长满青苔的顽石中，一道道，一段段，忽深忽浅，忽隐忽现，应该是年久不用，被山洪雨水冲刷的缘故吧！路面并不宽，也就一米左右，甚至还要窄，旁边和路面早已长满树木荆棘和野草。若不是现代人的好奇心驱使，是不会有人知道在这崇山峻岭间的山洼里竟掩藏着这样一条曾经繁华忙碌的古道。看着这条古老而伤痕累累的古道，臆想着我们的祖先经历了多少苦难，几多艰辛，些许悲欢。又流传着多少动人的故事美丽的传说？

静静坐在前人歇息过的石头上面，隐约感受到了先人余留下的体温，甚至闻到了一股浓浓的旱烟味。脑畔上传来了车夫休息时候的欢笑声、推车的号子声和憨厚悠扬的山歌声，那浑厚粗鲁的声音久久回荡在山谷间飘向远方。那声音仿佛就在耳边，那么动听。

这是一条曾经热闹的联系长江到景德镇的主干道，景德镇的瓷器；婺源祁门的红茶通过这条古道源源不断流向全国，外界的日用品又络绎不绝地运回内地。当时的这条古道是条热闹的重要黄金通道。小山岭瓷茶古道的下面曾经有个繁华的村子，就是传说中的“六音堂”，当时也称“小南京”，是旧时联系安徽江西各个区域商人的谋略共事之地。小山岭瓷茶古道南边各个山头上布满了当年抗日战争中国军队遗留的战壕工事，岁月无情，旧迹还在，足见这条道路古往今来的重要性。

狭长的江南山野里的古道上“吱吱呀呀”走来了一队身穿棉背心，脚着草鞋，打着坎肩，两脚左右开弓的独轮车队，强有力的双手紧握手中的车把，一条很宽的牢固布带绕过坎肩扎在车把上，车上载满了捆扎得严严实实的茶、瓷用品。车轮与石头剧烈碰撞，发出“咚咚”的轰鸣。……是幻影吗？不！那是先人的背影，那是历史的记忆！

古道是先人留下的足迹，是独轮车刻下的碑文。记得上个世纪70年代还能看见独轮车的影子，大老远就能听见“尼尼呀呀”的轱辘摩擦声，几个或者几十个一队，整齐得像大兵过界。孩提时期的我对什么都充满了好奇，跑到路边目送车队走到尽头。最后一次看见独轮车是在八十年代末，当我第一次踏入安徽东至、江西鄱阳、彭泽两省三县交界的红旗界时，我再次看见了久违的独轮车，以后再也不见它的踪迹了。失去的往往感到可惜，留下的总是美好的记忆。感触中的我曾经写下了《山中，那独轮车》的散文。用以寄托我对独轮车的敬仰与怀念。

今天，当我再次看见这条瓷茶古道，再次想起那退居历史舞台的独轮车时，不免心潮起伏，热血沸腾。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发展，古道已失去了旧时的作用与价值，成为被人遗弃布满荆棘的石头羊肠小道了，只能供后人参观瞻仰，独轮车也早进入历史博物馆了。然而，古道仅仅是一条带着记忆的古道吗？不！它是先人的背影；它是一首无言的古诗；它是一幅绚丽的国画；它是一本载入史册的尘封的教科书。